

闲话文人

陈卫卫

狄金森的孤独



艾米莉·狄金森

在 19 世纪中期的美国，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分别过着孤独的隐居生活，他们就是在瓦尔登湖畔读书的梭罗和在家中闭门写诗的狄金森。

孤独的生活，在常人看来是难以忍受的，但在狄金森眼里却是一场盛宴。“我是孤独的，完全孤独的。”狄金森总是这样说。她深知自己的孤独对于她的诗歌是好事，因为写诗成了她表达自己的最佳方式。狄金森的诗风婉约清新，她总是将新奇的比喻随手抛掷，自然、生命和爱情，都是狄金森诗歌的重要主题，极富生活情趣。

狄金森孤独了一辈子，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她终身未嫁，身后留下了 1800 多首优美的诗歌。从 25 岁起，狄金森将自己幽闭在家中写诗，筑造了幽秘深邃的精神洞穴。狄金森的独身怪癖和孤独的个性，让左邻右舍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古怪而又偏执的老姑娘，日后竟会名扬天下。

狄金森的父亲是个有名的律师，清教徒思想很重的他对孩子要求特别严厉。狄金森的母亲极端内向，因为长年患病，承担照顾她任务的就是狄金森。这样的家庭环境，使狄金森长期被锁在家务里，她也渐渐地习惯了这种囚徒一样的生活。于是，她常常终日独守在窗前沉思默想，有时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后来连家中来了客人，她也总是早早地躲避起来。

让狄金森最羡慕的，是女诗人白朗宁夫人在 40 岁时遇到了她的精神爱侣——诗人罗伯特·白朗宁。狄金森被这对神仙爱侣的爱情故事深深打动，她也期待着自己的 40 岁。然而，狄金森虽然也有过恋爱经历，但一直没能收获真正的爱情。

这以后，狄金森就完全把自己关进深闺，绝少与外界沟通，时光都在写诗的孤独中度过。她在 1867 年 7 月的日记中写道：“肉体的相伴并不能减轻孤独，如果不能了解彼此。与自己作伴是最高快乐。”狄金森还终日把自己裹在白色的长袍中，因为那是纸张的颜色，也是孤独的颜色。

在这样的生活中，狄金森学会了孤独，也学会了享受孤独。而恰恰是孤独，才让狄金森变得出众。孤独的人生，成就了狄金森诗歌中最独特的韵味。后来，作为美国最富传奇性、也是最孤独和最自闭的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与惠特曼并称为美国诗歌星空中的“双子星”。

对许多人来说，狄金森一直是个难解的谜，可是她潜心读书写作、淡泊世间功利的生活，又让人真切感受到她所说的这句话：“孤独是迷人的。”

季候物语

于永海

古人的“绿色空调”

现如今，每当夏季的热浪席卷而来之时，我们便打开空调，享受习习凉风带来的舒爽。那么，生活在千百年前的古人没有空调避暑，是不是就只能苦苦地忍受酷热呢？其实，“空调”早在 1300 多年前便已经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当时最常见的是“凉屋”。唐代诗人张仲素在《杂曲歌辞·宫中乐》中所描述的：“甘泉将避暑，台殿晓光凝”描述的便是它。“凉屋”修建在山泉或溪流旁，让顺势而下的水流沿屋顶流过，靠水流自身的温度和蒸发效应将屋子里过多的热量带走。还有一种更为先进的“凉屋”则是修建于垂直的岩石旁边，所用的材料是被掏空竹节并互相连通起来的竹子，“凉屋”建好后，将泉水引入“凉屋”上端的人水口，让其在这些互连的竹子间流动，走进屋子里，好像置身于泉水中一般，清凉舒爽，再加上山间碧草绿树、层峦奇岫的好景致，那种避暑、修心的双重享受让人流连其中，乐不思蜀。

因为修建“凉屋”受地理因素局限太大，平原地区无法“靠山吃山”，于是，能工巧匠们又想出了锦囊妙计：借凉井降温。宋代《武林旧事》中记载：“禁中避暑……寒瀑飞空，下注大地可十亩。池中红白菡萏万柄，盖园丁以瓦盎别种，分列水底素馨、建兰、麝香藤、朱槿、玉桂、红蕉等花数百盆于广庭，鼓以风轮，清芬满殿……”明代的《遵生八笺》中也写道“霍都别墅，一堂之中开七井，皆以镂刻之，盘覆之，夏日坐其上，七井生凉，不知暑气。”由此可见，古时候的人们已经开始借助地下水的凉气来消热避暑，甚至还有人在井边种植花草，不仅使凉风中带着香气，还可以边纳凉边赏花，其舒爽惬意自不必说。

古人的空调取自天然，与现代低碳环保的理念不谋而合，但最“低碳”的还要数诗人白居易，他在《消暑》一诗中写道：“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散热由心静，凉生为室空。此时身自保，难更与人同。”将内心之境调至“心静自然凉”的状态，其超然脱俗的意境，常人是很难做到的！

如歌行板

何永勤

德国印象

慕尼黑是德国的第三大城市，仅次于柏林、汉堡，人口 125 万，也是德国最大的州巴伐利亚州的首府。慕尼黑位于德国最南方，与奥地利接壤。慕尼黑有一条大道叫罗曼蒂克大道，这条大道总长 350 公里，从伍兹堡往南一直到达邻近奥地利边境的小城福森。我不知道这条大道为什么取了这么一个浪漫的名字。

那天中午到达伍兹堡后终于找到了答案，在牧师的主持下，一座教堂里有一对年轻德国男女正在举行婚礼，新人互相交换戒指并接吻，然后手按《圣经》在牧师引领下宣誓忠于爱情、永不变心。婚礼后新人来到教堂外的花园摄影留念。穿着黑色西装礼服的宾客们则手捧酒杯啜饮着香槟在教堂门前闲聊着。那座王室花园中等规模，不像慕尼黑的皇家夏宫花园大得一眼望不到边，花园里的花草树木修剪得非常整齐，尤其是园中甬道上用藤蔓搭成的卷筒门花架给人留下了深

刻印象。许多叫不出名的五彩缤纷的花儿，一丛丛一簇簇地摇曳着，给婚礼增添了许多喜庆气氛。

提起慕尼黑，人们马上就会想到有名的十月啤酒节，在将近两周的啤酒节里，狂欢的人们要喝掉 500 万公升的啤酒，满街都是喝得烂醉的人群。可惜我去的时候不是十月，无法欣赏德国人狂欢饮酒的豪情。那天上午我们踏着石块砌成的街道去寻找一些啤酒节的足迹，却是一无所获，街上冷冷清清、行人稀少，只在市政厅广场上遇到了一群外国游客，猛然意识到它是一座世界闻名的旅游城市。

慕尼黑郊区有一座巴伐利亚国王为避暑而建的夏宫——宁姆芬堡宫，宫殿范围很大，王宫四周全是围墙，足有 2 公里长。一条环形公路可直达王宫，王宫前广场很大，有足球场般大小，广场中心的喷水池喷出的水柱高达五公尺。王宫的核心是一座五层的巴洛克风格建筑，两边对称的裙房均为三层。如今夏宫对外开放，可购票入内参观，里面有个展览大厅，展品中陈列着王宫奢华精美的日用器皿，其中的银制餐具精美绝伦，令人印象深刻。夏宫里的花园很大，一眼望不到头，只见一排排高大浓密的树木延伸到远处，在此不再感觉到闷热。

小城福森位于阿尔卑斯山脚下，是罗曼蒂克大道的终点，这是一个只有一万六千人的小镇，但到新天鹅堡旅游的游客都要经过此地。小镇安详宁静，周日上午教堂的钟声敲响，小镇居民们都会涌向教堂去做礼拜，这时才会显得热闹一点。小镇外有一个湖泊叫佛根湖，湖面辽阔，平静如镜，傍晚时分仍有不少男女在湖中畅游。新天鹅堡是人们都知道的，它是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在位时建造的童话宫殿，全部用灰白色花岗岩建造，高高耸立在波拉特峡谷的一处峭壁脊上。新天鹅堡造型奇特，由好几个尖尖的塔楼组成，像展翅欲飞的天鹅，故名天鹅堡，加之山脚有一座路德维希二世的父亲老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建造的哥特式城堡，所以人们就把山顶的城堡叫作新天鹅堡。新天鹅堡奇特的造型是现代迪斯尼乐园创始人所模仿的造型，所以世界各地的迪斯尼乐园里都会有一座仿造新天鹅的塔楼型建筑，以此吸引孩子们好奇的目光。

傍晚时分抵达海德堡，海德堡是德国的一座工业城市，也可以说是一座大学城市，人口不到 14 万。建于 1386 年的海德堡大学曾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海德堡大学没有围墙，人们可以自由进出，四周全是为大学师生服务的机构和餐饮店、咖啡馆，因此海德堡又有大学城市之美誉。海德堡依山傍水，莱茵河的支流内卡河缓缓流过市区，河道虽不及莱茵河那么宽敞，但景色十分美丽，在夕阳的照射下，波光粼粼，如诗如画。河边的沙滩上坐满了年轻的学生和一对对的情侣，更加增添了大学城市的青春气息。



德国小城福森

写食主义

李梅

豆腐保平安

“豆腐保平安”，这是我家乡俗语里的半句话，原文是“肉生火，油生痰，青菜豆腐保平安”。豆腐确实是我小时候经常吃的一道菜，尽管那时候我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好，生活也不富裕。这也许应了奶奶的那句话：“贵人吃贵物，穷人吃豆腐”。

但时间长了，我发现我家的邻居，当地有名的“万元户”也吃豆腐，于是就对奶奶的话有点怀疑了，等到自己长大，书读得多了，就更认为豆腐不单单是穷人吃的了，就是那些富人、贵人、名人，也喜欢吃豆腐。

别的不说，就拿李时珍《本草纲目》里说的豆腐之祖刘安来说吧，这个一辈子想做皇帝的淮南王，肯定吃过不少豆腐，不然怎么能发明出来豆腐呢？于是我就对汉代以后的名人诗文格外注意，但除了南宋朱熹的《豆腐》诗外，并没有发现其他人说豆腐是刘安发明的。“种豆豆苗稀，力竭心已腐；早知淮南术，安坐获泉布”。这个朱熹，只恨自己会磨豆腐太晚了，不然混个豆腐专业户，肯定弄个盆满钵满。

不知道李时珍的“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之说，是否来自朱熹的这句诗，反正宋代以前的其他人，没有说过豆腐是刘安发明的，人家美食家苏东坡，也只是认为豆腐是辛勤的劳动人民发明的，“古来百巧出穷人，搜罗假合乱天真”。想想也是，不安心当王的刘安，连皇帝的位子都想了，怎么会干“磨豆腐”这种苦差事呢？人家不是常说，“世上三样苦，摇船、打铁、磨豆腐”吗？这样最苦最低等的活，刘安也不可能干呀。

也许是因为刘安喜欢琢磨长身不老的灵丹妙药，所以有尊古心理的中国人，便把这个有头有脸的刘安拉出来，让豆腐与刘安炼丹沾上了边。这一沾不要紧，让豆腐与孔庙绝了缘。因为刘安自杀之前，一直攻击儒家是“俗世之学”，所以刘安篡权的阴谋暴露，应该是儒家的一大幸事。

豆腐最早见于文字记载，是在宋初陶谷的《清异录》中，他老人家是在说到青阳县丞时戡时提到豆腐的：“时戡为青阳丞，洁己勤民，肉味不给，日市豆腐数个，邑人呼豆腐为‘小宰羊’。”最早记录豆腐做法的文字，应该在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中，他不但记录了“东坡豆腐”的详细做法，“豆腐，葱油煎，用研榧子一二十枚和酱料同煮。又方，纯以酒煮。俱有益也”；还把豆腐的另一种做法——“雪霞羹”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采芙蓉花，去心、蒂、汤焯之，同豆腐煮。红白交错，恍如雪霁之霞，名雪霞羹。加胡椒、姜，亦可也。”这两道菜笔者都曾经试过，的确价廉味美，后者之味，则更胜于前者一筹。

事实证明，富人和穷人，是都喜欢吃豆腐的，只不过豆腐的价廉，让自己跌了身价，所以陶谷才把青阳丞时戡与豆腐连在一起。历史上与豆腐连在一起的清官还真不少，清代康熙年间曾做过江苏巡抚、礼部尚书的汤斌就是一位。这个“克己无欲”的清代高官，连儿子从河南老家来，要买只鸡吃都不允许。儿子鸡没吃成，还挨了汤老子一顿训斥，这还不算，还要在汤老子的责令下，跪在院中诵读《朱子家训》，你说倒霉不倒霉。最后改善汤家伙食的，还是一顿豆腐汤。怪不得汤斌有“豆腐汤”一大绰号，真是名不虚传呀。不过，倘若清代的官吏都像汤斌一样，大清国的下场可能就与后来云泥有别了。